



青春

致我的求学年代

刘 力

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。携着中考状元的喝彩声，一位少年走出了大山深处的矿洞，来到了城里，那就是我。

如今看来有点简陋的校园，那时却令人向往。低矮的校门边挂着一块木牌，大教室里两列上下通铺，全班男生一字排开，每人铺位略超一尺，翻身不易，更有冬日穿缝挤进的寒风，让人哆嗦。高中时期清贫的生活记忆就这样徐徐浮现。

清晨，听起床号起床出操，排队慢跑，四人一桶洗脸水，馒头咸菜伴清汤稀饭；傍晚，露天澡棚中简易冲凉，周而复始。其余时间就都在那个有黑板有书声的教室了。简单，纯粹，向上，每份光阴都夹着蓬勃的朝气。

看电影是奢侈的，老师叮嘱高考过后补。只记得有回翻墙看女排赛，被处罚，写了人生第一份检讨。几百个日夜，与书为伴，仿若置身真空，很少知道外面精彩的世界，其实，几百个少年心中的梦五彩缤纷。

高考在青春的喧闹中准时来临，直到高考的最后一声铃归于寂静。那天晚上，我走进了电影院，郑绪岚的《牧羊曲》是那么悠扬，以至于终生刻在了心中；又一个晚上，同学们拿着退饭菜票的尾巴钱，首次聚大餐，几个炒菜伴啤酒，一群游子心中勾起了乡思……

几十年后，他们遍布世界各地，其中不乏科学家、企业家、大学校长。每每相聚回忆，都会说那些日子是甜的，甜得让人心醉，心中有份追求是最幸福最快乐的。

搭大货便车行十小时，牵着

行李，在省城师范大学迎新处报到，开始了新的求学。

与高中相比，这里是悠闲的，虽仍是教室、寝室、图书馆三点一线，却有更广阔的知识海洋，专业是数学却在文海中遨游。幸运至极，得师青睐，做了校报广播台的学生记者，那几年写出了数百篇文稿，虽然每篇都嵌着老师的补丁出炉，每每回悟，顿觉自己已从难提笔到握笔顺行了，这或许就是我一生从业宣传的地基，还有那虽薄却滴水般的稿费，成了我青春生命的另一份甘泉。

四年间的大学生活里有许多记忆，毕业时，曾有吵闹愠气的同学此刻却是那么不舍留恋。三十年后，这批同窗相聚南海之滨时，唱出的歌除了校歌，便全是上世纪80年代的余音，在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，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”的歌声中，昔日的少年都已年过半百，都成了人物，都能大谈一番坎坷了。一曲“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”，竟让许多人流下热泪，这是怀念那个年代的喜泣之泪。

根，深埋在地下，叶，相融在云里。离开大学，竟高校执教鞭，亦教亦学，孜孜不倦。

闲暇之余，总怀念那个时代，数十人的通铺，校园里的书声，图书馆的饥渴，校报上的“豆腐块”，融入的全是理想情怀。没有就业压力，没有课业负担，收入不高足以养家，结婚朴素简单。直到今天，60后、70后很难忘记那份情怀和纯真，岁月的痕迹，如烟的昨天，凝聚成永逝却深藏的年代，夹着时代的脉搏。

初次识虎，是一方虎枕。为了睡虎枕，幼年的我与妹妹常争得不可开交。虎枕用虎纹布制作，有虎头、虎尾、虎腰，虎腰处做成弯月形，正好是头枕正中。虎头仰视前方，虎尾高高扬起，仿佛一只奔跑中的猛虎。虎目圆睁，虎嘴大张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虎须一根根撇向虎头。虎枕制作逼真，星光满天的夜晚，能枕上虎枕，揪着虎尾，捋着虎须入眠，便是我最大的梦想。

再后来，有人送我家一幅老虎中堂画，父亲兴冲冲悬挂于客厅正中，虎画居，两侧有联，联曰：“人间喜庆康平世，虎岁承欢幸福春。”字迹苍劲豪迈，与虎画搭配相得益彰，给客厅增添了不少文气，这年是虎年，挂幅老虎中堂画正应景。中堂画正对着客厅大门，客人一进屋便能看到，有人赞叹老虎的威猛，有人赞叹书法的老到。

物语

说“虎”

史彦军

我第一次见真老虎，是在阳泉的南山公园。那年阳泉亲戚结婚，12岁的我与妹妹从农村老家坐火车去吃喜饭。南山公园在大山上，动物园在山顶。这里的动物不光有老虎，还有狮子、大象、猴子、鸟，此次阳泉之行，看到了猛兽老虎，也算不虚此行。

后来，我在太原参加工作，太原动物园去过很多回，观看老虎便不再稀奇。倒是乡下亲戚来游玩，去动物园仍是首选，我带他们去玩，顺便领略一番老虎的风采。

最刺激的一次，是与真老虎相依而坐。那年，我与妻儿去动物园游玩，正赶上马戏团表演，有老虎、狮子、狗熊、豹子，演罢，其他动物都被驱赶回小铁笼，只剩下那只老虎，让它爬卧在木台上，告知观众，有想与老虎合影的，交20元便可。儿子想拍，妻子惧怕，但最终我们还是交了钱。照片上，我抱着儿子紧紧挨着老虎坐下，夏日穿着单薄，与虎相依之处，毛茸茸暖洋洋的，是绵软的虎毛与老虎起伏的肚腹，妻子站在我身后，儿子抿着嘴满脸神气。后来把相片拿与别人看，都以为是只假虎，我一再说是真老虎，端详半天之后，人家才点头称是。

婆媳

三十年婆媳情

常宏宇

回想与公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32年，有过苦恼，有过摩擦，但彼此关心爱护走过许多风风雨雨。作为儿媳，付出的多，受的委屈不少，可得到的却更多。

我1987年结婚，婚后无房，与公婆住在一起。公公是一位退休干部，婆婆是一位退休医务工作者。自我们成家后，两位老人就主动承包了所有家务，买菜做饭从未让我插过手。那时我年轻，一心扑在工作上。公婆看出我要强，全力支持，尤其生下孩子的头几年，有老人帮忙，我没请过一天假，没因家事耽误过一点工作，踏实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，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认可，为此获得不少荣誉奖励。

婆婆是汾阳人，心地善良，精明能干，做衣做饭手一份嘴一份，自我进门，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。她懂医，孩子头疼脑热都是她料理，从尿布、围嘴到棉衣棉裤，都是婆婆一针一线缝制，我打心眼里感谢公婆对我们无怨无悔的付出，这也是我们婆媳多年和睦相处的基础。

1997年公公身患重病，我和丈夫四处求医问药，陪侍照顾，送汤送水，出钱出力，在所不惜，医院大夫都向公公夸赞我们，老人倍感欣慰。

公公去世后，婆婆悲伤忧郁，每个周末，我和老公都带她出门转悠，吃点土饭土菜，到附近景点散散心，晚上我们尽量不出门，在家陪着她。

30多年来，婆婆一直对我很好，我爱吃什么她如数家珍，三个大姑姐常对我说：我们爱吃什么妈妈都不知道，就记得你爱吃啥。是的，婆婆待我比对亲女儿还好，除了在孩子教育方式上有过短暂的分歧和摩擦，经沟通都很顺畅了。到现在，婆婆已93岁高龄，耳不聋眼不花吃嘛嘛香，每天中午喝点小酒，周末饭菜还要变个花样，身体硬朗，看见我哪里做得不妥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念叨，我总是笑着接受，从还不嘴。

在省供销社宿舍，老人们都说，我是个孝顺能干的好儿媳，其实我做得远远不够，只是公婆常在外面夸我。去年儿子结婚了，我发扬家庭优良传统，对儿媳关心爱护视如己出，儿媳在她的朋友圈发文：“感谢我的老公、婆婆、公公、奶奶把我捧在手里，人间值得，我太幸福了！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向婆婆表达的心声。

婆婆常说，生活这么好她知足了。前一段老人过生日，丈夫和我陪她去饭店吃她最愛吃的水煮鱼，我拍下了丈夫和她喝酒碰杯的几张照片，婆婆笑得很开心，我把照片发在朋友圈，写道：“小酒小肉老儿子”，引来众好友点赞。幸福的晚年很简单，就是能吃能喝儿女们守在身边，这，也是婆婆幸福晚年的真实写照。



本版图片选自百度网

人物

大同市会计学校教师出身，虽然作了多年局领导班子成员，却仍带着些教师气质，和三人私下处得都挺好。他擦擦头上冒出的冷汗说：“吓得我这会儿心还嘣嘣嘣地跳。”小王说：“李局和张队都不老。河芬2008年转业前是汽车连连长，今年39，当了15年兵，车却开了13年，而且啥车也开过，又给部队首长开过车，还带领运输分队参加过军区十几次实训演习，他是专业车手，咱们这些业余车手比不了。”老张说：“小王知道得还挺详细。”杨河芬一边开车，一边说：“小王对部队的事情有兴趣，他经常问我，我给他说过。”小王接口说：“河芬那回跟我说起带领运输车队参加原北京军

区的一次‘实兵对抗’实训演习，真是比电影还精彩！真后悔我那会儿就没去当兵。”杨河芬说：“我小时候一心想当兵。参军前就有学开车的想法。我母亲挺支持，说，老杨家的先人是杨家将。往大了说，好男儿就应参军报国；往小了说，学会开车，复员回来有技术。车轱辘一转，不愁媳妇进门相看。我妈就为我容易娶媳妇。”说得众人全都笑起来。

李副局长看车进了县城，就说：“咱们先去县委，找组织部余科长报到。”余科长和他们四人不认识，但是很热情地沏了茶，这才办手续。他很健谈，和李副局长聊起两人都认识的在市人社系统的熟人，很快就没了生疏感。

■ 山西人民出版社

2

蒋蒋
京昀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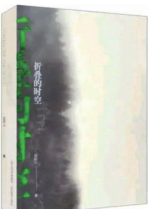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李副局长当着余科长的面就打了天镇县县长的电话，亲切地直呼其名问：“在不在单位？”余科长揣摩不透李副局长与刘县长的关系，眼神里透着疑惑和更进一分的尊敬，主动带四人到了刘县长的办公室，随即知趣地离开。刘县长哈哈笑着从办公桌后转过来。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93

赵树义
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连载

沙棘林密实，高大，把整块地围拢起来，根本找不到上山的路。老杨抡起棍子“披荆斩棘”，勉强打开一条通道。我们紧随其后，越过沙棘林，爬过一道土坎，见一棵柳树孤立东边土岸上，遗世而独立的样子。近前侧面端详，树干朝山的方向倾斜，树冠若一顶挑起的凉棚，后仰着也朝山的方

向倾斜。树前斜坡上躺着一截树干，黢黑，虬曲，昂首的蛇一股，树身被掏空，样子像极了古树，却又不够粗。前移两步再看，枯树与岸上的柳树构成一奇特造型，俨然惊问其上。心底暗自吃惊，问老杨枯树是何时倒在那里的，老杨说不知道。再问老杨它与岸上的柳树可有关系，老杨还说不知道。站在岸下左右打量，总觉得怪怪的，却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兀自纳闷。老杨指着坡底一凹陷处说，那里有一眼山泉，泉前是杨家岭以前用的井，那口井无论旱涝，终年不停息，不满足，泉水甘甜凛冽。如今，井边茅草茂盛依然，坡底泉水却几近干涸，抓起一把泥土攥在手中，湿而黑，感觉一攥便能攥出水来。抬头看时，

发现泉眼与枯树、柳树构成一条直线，指向东北方向几座隐隐的山峰。

回首西望，荆棘林中隐现一座村庄，虽看不清村貌，拱形门洞却赫然绿色之上，状似凯旋门。老杨告诉老邓，那儿就是杨家岭旧址，以前住着两户人家，一户姓刘，一户姓任，姓任的是平遥人，两家1975年搬下山，村子就荒废了。我问老杨，杨家岭怎么没有姓杨的？老杨笑一笑，我们老杨家都住在正沟呢。

沙棘林间隐藏着一条小道，老杨领着我们躬身穿过，抵近杨家岭。门洞高约3米，过门洞便见一座四合院，坐西向东，西面正屋为三孔石砌窑洞，虽坍塌严重，旧时形貌仍依稀可辨。

纪实